

鬼谷子  
精品集

奇兵大系之

# 断肠刀



鬼谷子精品集

【奇兵大系】

断  
肠  
刀

①下

中国·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宁)新登字 01 号

责任编辑:杨建平

封面设计:李 彬

断 肠 刀

鬼谷子 著

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

(地址:银川市解放西路1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宁夏固原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21.5 印张 458 千字

1999 年 1 月第一版 1999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000 套

ISBN 7-227-01566-1/I·461

(全二册)定价:29.60 元

# 目 录

---

|       |                  |       |
|-------|------------------|-------|
| 第 十 章 | 捕命毒凌波燕鹰涉重水 ..... | (319) |
| 第十一章  | 桃源地志不屈千臂神童 ..... | (346) |
| 第十二章  | 擒娇娘斩梟鹰心迹难表 ..... | (375) |
| 第十三章  | 盟三生鸳鸯泪畅扬归帆 ..... | (405) |
| 第十四章  | 惊巨变兄弟情劫难偷生 ..... | (431) |
| 第十五章  | 断命刀英雄胆虎穴佛心 ..... | (461) |
| 第十六章  | 斩顽敌焰映血鬼神共泣 ..... | (492) |
| 第十七章  | 伏巨梟息干戈柔情千结 ..... | (423) |
| 第十八章  | 许相思双凤缘天台恶魂 ..... | (551) |
| 第十九章  | 流沙坡虹落天宇尘绝刀 ..... | (580) |
| 第二十章  | 血偿血恩怨了壮志难酬 ..... | (514) |

## 第十章 捕命毒凌波燕鹰涉重水

龙江雄淡淡的道：“你我目的全皆相同，而如今，正是时候！”

凤目老人哦咿一声，暴烈的道：“好个利口小子，就凭你这斤两也敢在我‘千手阴阳’常淳面前卖乖使狂？小子，你差远了！”

龙江雄生硬的道：“常淳？你最好将你那千手来试！”

蓦地一声怪叫，唤方蛟的那名黑大汉带马怒冲而上，在马上放身翻臂，一柄雪亮的朴刀已楼头盖脸的削向龙江雄天灵！

猛一低身，龙江雄眼皮子也不见眨，他双手握刀一绞直戮，只见金芒猝闪，方蛟已狂号一声，刀飞人落，胸前现出了一个可怕的血窟窿！

只是一招，仅仅一招，赤玉壮的这个大头目已尸横命断，“千手阴阳”常淳大吼一声，双臂一挥，两团宛若形成的罡烈劲风的“呼”“呼”撞到！

风声甫起，龙江雄已听出这是一种极为强猛的内家劲力，他不闪不退，阿眉刀斜伸，左掌一抖倏推而上。

于是——

地下的泥土“喇”的被括起了一大片，一股锋利如刀的气流挟着旋荡的无形威力激射过去，“哗”的一声震响，龙江雄身形一晃退了半步，马上的常淳却大大摇摆了一下，同时，他的双掌手腕也有如被刃锋擦过一般起的两条朱红的血痕！

“千手阴阳”常淳是武林赫赫有名的人物，一身武功之绝且不去说，便是见识阅历也异常丰富，只这一下，他已顿时心中雪亮，双手一抛，两撇长眉倏然倒竖而起！

“‘刀子掌’狂徒，原来你是大成官那两个老鬼的门生！”

龙江雄沉沉一笑，道：“见了阿眉刀你便该知道，如今才说，晚了。”

常淳面孔立刻沉了下来，他一侧脸，阴恻恻的道：“义士敬以道，宵赤微以刑，二位老弟，这小子乃是个如假包的宵小之流，我们自不能以江湖道义来敬他……”

披发大汉匍匐一毗，狂烈的道：“那么就要惩以刑了！”

那唇红齿白的俊美书生微微一笑，手掌一探已握着一支儿臂粗细的大毫笔，他用手一试那尖锐雪亮的赤铜笔帽，笑吟吟的道：“‘九如派’掌门师弟‘血笔点命’席若玉领教。”

龙江雄阿眉刀依旧斜举，他闻言之下并未回答，那叫席若玉的年青书生已就着坐姿腾空而起，在空中“霍”然舒身，大轮转，抖手三十九笔幻为满天光流点急泻而下！

“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这句话是一点也不假的，席若玉出手之下，不仅招式异难测，其气魄，其火候，其位子，皆是如此雄浑与准确，方才施展，已不愧是大手笔的气度了！

龙江雄依然毫不相让，阿眉刀猝然翻飞纵横，金芒呼轰掠舞，条条光影交织成一面层层重重的罗网，而这面反弧形的罗网中，又有千百刃流一起向四暴射，照面之间，一连串急急的“叮当”之声已响成一片。“血笔点命”席若玉扑来的身形“呼”的再度腾起！

大笑如雷，另一条粗大的影子在席若玉腾空后一刹电似的乘隙而来，一十九掌宛如一掌猛然罩下，而掌风在呼啸撞击，掌影在幌闪飞旋，来人的“铁如意”又快不可言的兜头砸下！

龙江雄沉稳如山，手掌挥舞之下阿眉刀掠闪刺戮，掌影与劲气在炫目的金刀光翻飞里消弥与无形，同一时间，阿眉刀突然一抖横架，“当”的一声火花四溅中，铁如意又被硬生生的荡开！

“血笔点命”席若玉再次扑来，手上铜笔幻起千百条赤芒，闪摇不定的罩向敌人全身三十六处重穴，而黑衫又飘，“千手阴阳”

也有如飞鸿惊天，飞速的直泻而至！

压力的瞬息间变得沉重无比，龙江雄知道今夜算是又遇上强悍的对手了，自从那些怪和尚及铁矛帮的“九鸿一尊”夏忌生等较斗过以后，今夜，还是第一遭到这等强敌！

于是，形势已不容他再作犹豫，一招“网凝红”猛的推展，而“飞千流”“血染刃”“侧夺魄”三式并为一招倏施向左，“麝归土”“星落寂”“七欲减”“九泉水”融合着齐出向右，八式惊鬼泣神的刀招交织成漫天盖地的金光刀流，无尽无绝的纵横飞旋，有如烈阳恍万道逼射，又象天河的众星崩落，仿佛长江的水流咆哮，宛如东海的浪涛号器，空气互相凝荡排挤，都完全被刀刃的光彩布满，都完全被耀眼的光芒充斥，而在此时，龙江雄“飞流九刀法”中的最后一式“金轮渺”也在他猝然仰身下施展而出！

铜笔的千星万流，铁如意的雄浑劲势，双掌奇幻掠舞，都繁成一个焦点，合击向龙江雄，龙江雄的“飞流九刀”也同一个时间毫不畏缩倏迎上来，四条人影那么快的合拢，又那么快的分开，就像蓦然炸碎了的一堆石头！

“千手阴阳”常淳身上带了七道刀口，热血染浸衣衫，他奋力伸脚急撑，才没有将身子撞将上去，“血笑点命”席若玉的宝蓝色儒衣自襟至摆全然裂开，肋下血迹殷然，他踉跟着一个旋转强行站定，手中铜笔挽了一朵笔花转了过来。

披发大汉似断翅之鹰般摔向混沼，就在千钧一发中，他猛然开扭吐气，臂舞腿蹬的倒飞上来，只差三寸便又摔了回，丑恶的面孔，已然泛成灰白之色！

龙江雄孤伶伶的靠在山壁止，阿眉刀斜斜拄地，他左胸正有一滴滴的鲜血往下滴落，喘息声亦清晰可闻，因为戴着面具，所以看不清他的神色，但是，那袭月银色的外衣，却已皱污不堪。

大大的吸了口气“千手阴阳”常淳踉跄走前五步，他干笑了两声，指着龙江雄道：“小子，你也没有占到什么便宜，大成宫出来的角色并非可以独霸江湖，你裁定了！”

龙江雄的语声依旧那样平静，虽然有点失匀：

“常淳，你能正实，刀血未干，如此夸口，也不嫌太可笑？”

常淳下垂的双风无风自动，他的面色有些发灰：

“成败才论英雄！今夜先折你这利口，取你首级再上蜀山湖找那两个老鬼算帐！”

龙江雄隐在面具后的眸子倏然射出两道冷酷得没有一丁点热度的寒光，他目注对方，缓缓的道：“常淳，便是因为你一连两次出言污蔑我的两位恩师，今夜你就须付出最大的代价！”

“千手阴阳”常淳冷冷笑道：“小子，你若能以活命，老夫这代价自将予你！”

斜刺里，不知在什么时候一条黑影猝掠击来，一柄铁如意“呼”的左右一翻，在连串的炫目跳动挟着万钧之力，闪电般同时砸向龙江雄身上七大要害，而变起仓猝，龙江雄“飞流九刀”法最为精绝的招式，已因距离太过接近而不及展开！

闷哼一声，龙江雄右手急按倏弹，阿眉刀微弯倏伸，籍着这一弯一弹之力，他那瘦削的身躯已骤而跃起，几乎不分先后，阿眉刀一竖猛横，他同时往前一俯，左手在腰间一探急扬，铁如意“吭”的擦着他肩头掠过，但是，对方却惨哼一声，倒仰出七尺之外！

从开始到结束，一共也只是人们眨眼的十分之一，当每个人的意念尚未及转回，已经分出生死……

龙江雄仍照原先一要靠在山壁上，阿眉刀也仍然斜斜拄地，但是，他的左手却紧握着那条“双头蛇”，“双头蛇”的两枚尖筠，这时，正自那突袭者的小腹内，血淋淋的拉回！

“千手阴阳”大叫一声扑到那仰卧于地的披发大汉身前，这体壮如牛的大汉全身都在剧烈的抽搐，双目怒瞪，龋齿外掀，脸孔的肌肉紧崩，一线鲜血正顺着嘴角往下流淌，他的小腹，老天，已连肚肠全流了出来！

俯在地下，“千手阴阳”常淳嘶哑的大叫：

“裴雄……裴雄……你死不得……死不得啊……你叫老夫如何向你师父交待，如何向你师父交待啊……”

那披发大汉头发被鲜血丝丝黏在面颊上，他汗涔涔的面孔泛着灰白的色彩，咬着牙，语声自齿缝中迸出：

“常……七哥……为……为……我报仇……”

常淳神色悲惨，老泪纵横：

“你放心，裴老弟，老夫我拚着这条老命也要为你报仇，赤玉庄便是死绝了也不放过那小子……”

叫裴雄的大汉惨笑一声，手捧小腹，猛的站了起来，“千手阴阳”常淳惊慌的道：“裴老弟……你，你要做什么？”

裴雄阴毒的盯视着龙江雄，而龙江雄的金色面具仍是那么冷森、淡漠，又毫无表情，就象天塌下来也惊动不了他……

令人毛发悚然的狂号一声，裴雄有如一头疯虎般冲向龙江雄，他挥舞着那柄沉重的铁如意，人和兵器一起撞了过去！

龙江雄微微一闪，抖手倏猝翻，裴雄的铁如意已被“呼”的绞飞，他庞大的身体一个旋转，收势不及，猛的一头撞到山壁之上！

“噗哧”一闷响起处，裴雄斗大的头颅撞得脑浆迸烈，鲜血四飞，龙江雄暴叱一声，阿眉刀反刃为背，靠肘奋力倒砍，“砰”然声响，裴雄庞大的身躯已沉重的飞跌向混沼之下！

“千手阴阳”常淳睹状之下不由鬓眉倒竖，目眦皆裂，他噙着飞身冲向裴雄的尸体，龙江雄却蓦然暴笑如雷，阿眉刀一弹一弯已电射而出，“双头蛇”轮起一度圆弧，倏戮常淳！

常淳若要伸手抓攫裴雄的尸身，则他自己必然躲不过对方“双头蛇”的击，但是，若他欲待躲闪，那裴雄的尸体则将落入混沼——

凄惨的号叫惨在沉重的物体坠落里，常淳凌空的躯体猝然再度拔升，拔升之际，两掌幌闪如电，二十七掌连成一线溜罩向敌！

手腕微带，“双头蛇”泛着蓝汪汪的寒芒倒仰而回，龙江雄脚

沾地，阿眉刀冲着地面“削”的旋斩，于是，正自一侧掩进的另外一个黑大汉已叫一声，拚工。

沙哑的一笑，“血笔点命”席若玉步履有些踉跄的扑了过来，他俊逸的面庞泛着青白，隔着尚有七步，手中的铜笑已虚空挥点，十一溜尖锐的冷风破空发出，“喇”“喇”的利啸，其准确无比的攻向龙江雄全身上下的十一外大穴！

龙江雄挺立不动，阿眉刀猝然劈削，十一声清亮的撞击声宛若有形之物的碰撞一样连串响起，阿眉刀的灿烂光辉挥霍纵横下，“千手阴阳”又咬牙切齿的攻了过来！

右胸一阵剧痛，龙江雄不由强忍着抽搐了一下，常淳的掌影方才排山倒海似的压来，他已平着地面激射三丈！

“血笔点命”席若玉大叫一声，反身急追，边高呼道：“注意，他要攻马队！”

常淳身子摇晃了一下，也苍哑的大叫：

“蔡促，叫孩子们下马拚杀……”

方才被逼退的那名黑大汉怒叱一声，疯虎的自斜刺里冲去，大朴刀猛劈快斩，呼呼生风，而马队一阵骚动，鞍上的骑士正纷纷下马，龙江雄呛咳着大笑，阿眉刀“削”“削”飞砍，双头蛇一挫蓦卷，在同一时间，五匹骏马惨嘶着被斩断的前腿翻下混沼，尚有未及下马的三名黑衣大汉也恐怖的叫号着被自己的坐骑一并带下，那冲来的黑大汉刀落空，正想抽刀后退，黑色的练子已快得不可言喻的缠上他的刀身，两枚尖锐的锥尖，却似生有眼睛，又快又狠“噗哧”扎入他的胸膛，深入不得只剩下锥尾尚露在外面！

一名黑衣大汉惊的大叫道：“不好，大头目超啦！”

“啦”字还留着一个颤抖的尾韵，“喇”的一闪，阿眉刀已刺进他的肚腹又拔了出来，这名大汉双眼一翻，身体还没沾地，已有七匹马连着七个大汉嘶叫着年腾着摔进了混沼！

“噗通”“噗通”的落水声，“哗啦”“哗啦”的挣扎声，在杂着生

死边缘的惊呼，力竭声哑的呼号，马匹的悲鸣尖嘶，扬蹄暴跳，火把在飞舞抛摔，兵刃砰撞击，整个马队，时已陷入一片混乱！

“千手阴阳”常淳此刻已是力不从心了，他喘息着，抖索着，鲜血已浸透了长衫，奔跳的马匹与躲掠的黑衣大汉们又阻挡着他的进路，眼睁睁的望着对方那瘦削的身影往前一路跃射砍杀……

用赤铜笔拄着地，“血笔点命”席若玉咬着牙根，一步步往前挪着，他肋下大片血迹，这时已染浸到下摆……

前面——

两柄马刀猛然自鞍上两名黑衣大汉的手中砍来，龙江雄的阿眉刀一闪猝斜，两条拿刀的手臂已落黑暗，他左手的“双头蛇”一缠倏止，两匹高大的马儿亦“希聿聿”嘶叫着撞倒路边的混沼里！

阿眉刀宛似魔鬼的咀咒，快如叫火雷轰，翻飞掠舞，刀刀相连，式式相结，“双头蛇”尖啸着，在空中扬腾闪跳，马匹与人体有的被斩死就地，有的被摔入半空，有的便跌入混沼中了。

这是一付活生生的地狱图，人推着人，马挤着马，而马蹄在人身上践踏，人又拚命往马身上爬，早已溅得道路与山壁一片腥赤了！

“千手阴阳”常淳声嘶力竭的吼叫：

“龙江雄……龙江雄……你是条汉子你就回头来，咱们单对单的较量……”

阿眉刀闪电般自三名黑衣大汉胸膛拔出，又飞快的插进另外三名大汉的胸膛，“双头蛇”倏伸猝绕，又有一匹马儿被扯摔向混沼之下，龙江雄的赤发飘扬，金面具冰冷如昔，他一路砍杀向前，闷着不做声。

“千手阴阳”几乎带着哭音的大叫道：“姓龙……你这下流胚子，乌斯乌，杂碎，你有种就过来，老夫要活劈了你……”

一刀自马鞍上挑落一名黑衣大汉，龙江雄回身一旋，躲过了

前面摔来的十支火把，在火星迸射中，他的“双头蛇”又活生生的将两名大汉卷上了半空！

忽然——

一条人影有如一头大鸟般凌空飞来，但是，那条人影却似是有些提不住气，悬空的身形在剧烈的摇摆——

龙江雄闪刀避开一把利斧，目光凝注，已看出那自空中扑来的人影竟是“血笔点命”席若玉！

冷冷一笑，“双头蛇”盘地砸碎了一名黑衣大汉的肋骨，龙江雄微微低身，阴沉的道：“朋友，你是豁出去了……”

满脸汗水，席若玉紧咬牙关，将扑落得身形斗然斜出，右手的赤铜笔微微挑起，又猝而下压——

“铮”的一声轻响，那尖锐的笔帽已在刹时间脱离了笔身激射而来，空气被分裂向两侧，竟然带出两条白蒙蒙的细细烟雾，其力量之强，速度之快，简直匪夷所思！

当“铮”然轻响，空气分裂后情形甫现，那三枚长短、尖利无比的笔帽已然到了龙江雄额前！

双目凝聚不动，阿眉刀闪电般上刺，“当……”的颤抖撞击之声中，龙江雄身躯“霍”的打了个旋转，而那枚笔帽也断为两截，分坠落地，但是，几乎是一个时间，几乎没有先后——

当龙江雄的身躯还没能旋转过来，“唰——唰”一声，千百条细若牛毛，闪闪发光的银丝，已快速得无可言喻的漫空罩落！

这千百条细细的银丝，嗯，是席若玉那支赤铜笔上的笔毫！

心头急速一跳，没有回身，龙江雄已知道这是些什么东西，他微叹一声，“呼”倾力右掠，阿眉刀却在右掠的同时反手自肋下飞射出去！

整个右臂蓦的感到一麻，像是有数百只小虫一下子沾在肌肤上。龙江雄单足着地，螺旋似的飞回。这时他的阿眉刀也正如金鸿来自九天直掠出去。半空中的人影看得出也在奋力躲让，口中惊呼出声！

时间快得只是一个转脸的空隙，空中的人影与金流交接而过，而人影却一个抽搐横着伸展四肢摔向泥沼！

憋着胸口勇荡的血气，龙江雄猛然带腕，连紧在阿眉刀刀柄上的一根强勒金丝已将阿眉刀滴溜溜的扯了回来，那么巧妙不过的正好落在龙江雄的手上！

“呼”的直冲也去，龙江雄顿时已像变成一头狂狮，右手阿眉刀，左手“双头蛇”交相挥舞，翻斩飞砍！蛇影刃芒，似巨涛排天，似旋风横扫，江河突溃，似万雷并爆，而光闪闪、刃片片，而惨号如泣，而悲嗥如啸，有如虎入羊群，在血花的喷溅中，龙江雄已一路搏向前！

马嘶人号，刀落斧折，铁蹄高扬在人头上，人体滚倒在铁蹄之下。无数的黑衣人，无数的大汉血肉横飞，无数的黑衣大汉亡命奔逃，有的跳落泥沼，有的碰撞向山壁，有的掉头，有的断肢，瘦病的肚肠满天抛飞，热血骤雨似的飘落，这列拥塞在窄道上的马队，现在已经整个崩溃……

云黯风凄，不知在什么时候，有零散的雪花自黑沉沉的天空中飘落。但是任白地冉冉，却又怎能掩遮这场惨厉的血腥？

在赤红色的绝壁之上，夜来的雪花，不知在什么时候已经停了，地上积着薄薄的一层雪，有几业枯草在寒风中摇曳呻吟。从这里可以隐隐望见下面那条崎岖蜿蜒的险道，也可以望见朦朦胧胧的泥沼。但是险道上，泥沼里，此刻却一片沉寂，没有一丁点异状，宛如那里从来便是如此沉寂，昨夜的血战惨斗，已寻不着丝毫痕迹，若有，也好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

龙江雄蜷缩在草业里，他的月银长衫破碎不堪，染满泥污，胸前血迹殷然。因为干涸的原因，这时已凝结成紫红色的硬块，他的左肩上，插着数支闪闪颤动的牛毛细针，每随着他的呼吸便在波幌不已……

金色面具仍未摘下，龙江雄粗浊的喘息着，他吃力的伸出双手，将十指舒曲了一会，缓缓爬起。但刚刚将身子坐好又倒下去，

脑后的红发披散着，越见他的孱弱颓废。

面具后的眸子黯涩而无色，有着一丝晕晕欲眠的韵意。龙江雄长长的吁了口气，再次奋力撑起——

他方才用手支地，目光瞥处，却接触到一双站在五尺以外的鞋子，那双鞋子是绿色的缂缎衬以白羊毛护踝，丝边的牛皮为底的女鞋。鞋子的式样俏丽而织细，线条极有韵致，可以令人联想到鞋子中的那双脚，一定也是柔嫩而湿润的。

真是英雄只怕病来磨，人家到了五步左近自己居然尚未察觉！这在平素是不可能的事。人一受到创伤，耳目的灵敏性也就差得远了，龙江雄心中叹了口气，慢慢抬起头来。

映入眼中的是一张美艳却冰冷的少女的面庞。那双水汪汪、却煞气毕露的眸子，正寒森森的盯视着龙江雄。面前正是断羽而去的女郎！

金色面具微微闪泛着朦朦的光彩，龙江雄以肘支地，不再移动，他胸腹中正像有一把熊毒的火在燃烧，炎烤得他唇焦舌燥，五脏如焚，连呼吸也是那般烫滚滚的了。

少女移前了一步，仍然是毫无表情的凝注着他，好一阵，他终于冷漠的开口道：“你想如何？”

绿衣少女冷冷的道：“你先侮辱了我，又伤了我的护卫，这笔债我要加倍的索还！我曾告诉你，我不会放过你的！”

沙着嗓子一笑，龙江雄道：“你竟是这种报复法？”

绿衣少女怒道：“这又有什么不对？”

龙江雄盯视着她，沉缓的道：“没有什么不对，只是有些乘人之危罢了。”

窒了一窒，绿衣少女道：“对待你这种人，还用讲什么仁义道德？而索仇本就不再乎用什么手段！”

龙江雄摇摇头，道：“但是，或者你不能如愿。”

绿衣少女强横的道：“强弩之末，还在充能逞霸？狂徒，今天我要你的性命！”

龙江雄边暗暗调息运气，边低沉的道：“不要逼我伤你，我不愿意残害一个女人……但你切铗逼我如此，你该明白，你不是我的对手！”

又踏前一步，绿衣少女狡黠的道：“那是说在你没有受伤的时候，现在情形完全不同了，甚至我不需动手，你也支持不了多久……”

龙江雄突然愤怒的道：“姑娘！你不要欺人太甚！我姓龙的非是好欺之人！”

绿衣少女冷漠的道：“我不管好欺不好欺，只要你的狗命！”

沙哑的狂笑，龙江雄大声道：“好，你不要命请就来取！”

微微一幌，绿衣少女似脱弦之矢般掠了上来，右手一挥，不知在什么时候已握着一柄锋利雪亮的匕首，匕首泛着寒光，迅速至极的插向龙江雄的咽喉！

披肩的赤发蓦然飞扬，龙江雄一跃而起，扩腕倒翻，阿眉刀“削削”猝斩。只见金芒电闪之间，绿衣少女的匕首已“叮”的震上半空，她戴在耳上的一对心形绿玉珠子也同时被刀尖挑为两半！

惊呼一声，绿衣少女震惊得木立当地，双手护着尚在微微泛凉的耳朵，而龙江雄已一个踉跄摔倒在雪地之上！

一个呆呆的立着，一个静静的躺着，好一阵，绿衣少女才如梦方觉，机伶伶的打了一个冷颤。她放下双手，迷惘的注视着仆卧于雪地上的龙江雄。她明白，若是这人要取她性命，只在刚才那一刹，便可足足杀死她三次！但是，他为什么不呢？为什么不杀呢？

面孔上的表情是复杂而怔忡的，像在五里雾中，摸不清到底是怎么回事，她默默的思索着，默默的犹豫着……

良久，良久，绿衣少女的唇角终于绽开了一丝微笑，这丝微笑好美，好柔，也好纯真。没有过度的艳冶，没有惑人的媚魅，更没有令人颤栗的娇妩，这微笑是没有装饰的，没有虚伪的。它来自内心，来自险悟。

绿衣少女羞涩的低下头去，轻轻的，缓缓的，但是她却在朝着龙江雄移近了。

□□

□□

□□

声音很轻，但可以听出来那是细碎的水波流荡的声息，四周在做着一丝柔和却有节奏的摆动，仿佛隔得很远，有风吹的回响，间或传来一两声铁齿轮似的转动声……

微微睁开了眼睛，龙江雄只觉得视线所见有些模糊迷朦。他闭闭眼，再睁开。唔，这一次他看清自己容身的环境了，但是他却空空洞洞的更觉迷惘，这是什么地方？

一间不大却十分精致的小房子，四周全是一片晶翠得令人陶醉的幽绿色，翠绿的绒壁，翠绿的房顶，翠绿的地毯，加上翠绿的纱幔，还有自己躺着的这张宽大而柔软的翠绿色矮榻。

两柄以白金为鞘，上缀各色宝石的名贵短剑，交叉悬于壁上，四扇圆形的小窗开在两侧，一幅笔力苍劲，意境高远的《孤鹰苦云图》挂在窗口的中间，另外一个黑亮的衣柜嵌在壁内，一张桃心木的小巧粉台置于床边，粉台上的铜镜里面，也映得一片翠盈盈的。

小房间里散发着一股幽幽的香味，这香味来自一束随便搁在阳台边的玉兰花。整个房间里轻漾着淡淡的柔腻，悄悄的甜蜜，以及喃喃的抚慰，虽然那只是意会的。

脑海里是一片空白，龙江雄蓦然一下怔住了，自己怎么会到这里来呢？这又是谁的住处呢？

用力摇摇头，他突然记起了在自己失去知觉以前的一切。而他记得如此之快，以至反而令他有些失神的再次愣住！是的，自己不是在晕厥前用刀挑掉那少女的耳珠，又斩断她的匕首么？但怎的又会到了这里呢？那少女惊走了没有？在仆倒的一刹那，他曾亲眼看见那刁蛮女子的惊震与错愕……

尽量使心情平静下来，龙江雄下意识的伸手去摸前胸，手摸处却是空荡荡的，阿眉刀没有了！

心中发慌，他赶忙再探腰间，不好！“双头蛇”也不知何时被人解去！还有脸上的金色面具也被摘下！

咬着牙，龙江雄有一种出奇的羞辱感顿升胸间，他大睁着眼猛然坐起。但是却在坐起的一刹又像全身骨骼都散了一样那么软弱无力的颓倒，四肢虚弱无力，脑袋里又是一阵晕沉！

龙江雄愤怒极了，他用拳头敲打着自己的前额。蓦的又发现两枚普渡指环尚戴在手指上！

像见了亲人似的，他将冰凉的指环凑向唇间，那么珍贵而贴切的吻抚着，胸中的怒气也在无形中消失了两分。

小房间忽然幅度较大的摇摆了一下，又摇摆了一下。龙江雄这才发觉了自己此刻所处之地竟然是在一艘船上，一艘船的舱室里！

他长长吁了口气，姑且抱着“既来之，则安之”的心理，将情绪稳定下来。好一会，他又小心翼翼的支撑着坐起。

刚刚坐好，矮床的正对面已有一扇小门毫无声息的启开了，像一抹淡绿色的幽灵，一条婀娜多姿的身影掀开纱幔，那么轻盈盈的走了进来。

不用再看第二次，只要一眼，龙江雄就知道来的那人是谁。是那被削去耳珠子的绿衣少女！

斜斜的靠在床端软绵绵的绿缎子枕头上，龙江雄冷冷的注视着那绿衣少女，绿衣少女也仍然是那么微露不屑与淡漠的冷硬面庞，照样不畏缩的还瞪着对面的龙江雄。

空气中是一片僵涩，两人就是如此冷的互相盯视着，好一会，那绿衣少女倒是先开口了，却寒冰冰的道：“你的样子还不难看，为什么戴着那张令人生厌的假面具？”

龙江雄双臂环抱于胸，冒火道：“这关你什么事？”

绿衣少女哼了哼道：“事到如今，你最好放明白点，我们彼此